

漢學院 本科班 課程

論孟簡介

張朝玉

2021-2022 學年第二學期

第五章

目次

第五章 政者正也	1
治世總則	1
(一) 爲政以德	1
(二) 近悅遠來	2
人才難得	4
(一) 衆襄政舉	4
(二) 學優方仕	6
民生國計	7
(一) 民信爲基	7
(二) 尊美屏惡	8
(三) 王道不遠	10
(四) 政忌逐利	12
身修道立	13
(一) 德光照遠	13
(二) 修己治人	14
(三) 君仁臣忠	17
(四) 倫常爲要	20
經句講要	22

伍 政者正也

一．治世總則

(一) 為政以德

經句 ①

子曰：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衆星共之。（為政 ①）

講要 頁87

經句 ②

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為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（衛靈公 ⑤）

講要 頁88



經句 ③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（子路 ⑩）

講要 頁89

經句 ④

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誠哉，是言也。（子路 ⑪）

講要 頁90

（二）近悅遠來

經句 ⑤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說，遠者來。（子路 ⑬）

講要 頁91

經句 ⑥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，昔者先



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。冉有曰：今夫顛與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。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顛與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（季氏①）



二．人才難得

（一）眾襄政舉

經句⑦

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（泰伯^㉑）

講要 頁99

經句⑧

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：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（子路^②）

講要 頁102



經句 ⑨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耳乎。曰：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（雍也 ⑭）

講要 頁103

經句 ⑩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（顏淵 ②②）

講要 頁105



(二) 學優方仕

經句 ⑪

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
(子張 ⑬)

講要 頁107

經句 ⑫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
(先進 ⑳)

講要 頁108

經句 ⑬

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。
(子路 ⑤)

講要 頁109



三・民生國計

(一) 民信為基

經句 ⑭

子曰：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。（為政 ㉓）

講要 頁126

經句 ⑮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（子張 ⑩）

講要 頁126

經句 ⑯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（學而 ⑤）

講要 頁111



經句 ①⑦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（顏淵 ⑦）

講要 頁112

（二）尊美屏惡

經句 ①⑧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（衛靈公 ⑪）

講要 頁114

經句 ①⑨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



從政矣。子張曰：何謂五美。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子張曰：何謂四惡。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（堯曰②）

講要 頁二七



(三) 王道不遠

經句^{②⑩}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教之。（子路^⑨）

講要 頁122

經句^{②⑪}

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（子路^{②⑨}）

講要 頁123

經句^{②⑫}

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（子路^{③⑩}）

講要 頁124

◆王曰。王政可得聞與。對曰。昔者文王之治岐也。耕者九一。仕者世祿。關市譏而不征。澤梁無禁。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。老而無夫曰寡。老而無子曰



獨。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。必先斯四者。

◆ 不違農時。穀不可勝（音生）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。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。材木不可勝用。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。王道之始也。

❖ 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

◆ 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。黎民不飢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

◆ 樂民之樂者。民亦樂其樂。憂民之憂者。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。憂以天下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



（四）政忌逐利

經句 ②③

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（子路 ①⑦）

講要 頁125

經句 ②④

◆ 子產聽鄭國之政。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。孟子曰。惠而不知爲政。歲十一月。徒杠成。十二月。輿梁成。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。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。故爲政者。每人而悅之。日亦不足矣。

講要 頁126

經句 ②⑤

◆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

❖ 萬取千焉。千取百焉。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。不奪不饜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未有



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（孟子梁惠王上^①）

講要 頁126

四·身修道立

（一）德光照遠

經句^{②⑥}

子曰：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（泰伯^{①⑨}）

講要 頁137

經句^{②⑦}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（憲問^{④②}）

講要 頁127



(二) 修己治人

經句 ②⑧

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（子路 ⑥）

講要 頁129

經句 ②⑨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（顏淵 ⑭）

講要 頁129

經句 ③⑩

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（子路 ⑬）

講要 頁130

經句 ③⑪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



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（顏淵¹⁹）

講要 頁131

經句³²

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爲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（雍也⁹）

講要 頁133

經句³³

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（公冶長³）

講要 頁134

◆宓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，巫馬期亦治單父，以星出以星入，日夜不處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，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。子賤曰：我之謂任人，子之謂任力，任力者固勞，任人者固逸也。人曰：宓子賤則君子矣。逸四支，全耳目，平心氣，而百



官治，巫馬期則不然，弊性事情，勞煩教詔，雖治猶未至也。（卷四十三 說苑）

◆ 「鳴琴垂拱」

◆ 宓子治單父，三年。而巫馬期往觀化焉。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，問焉。漁者對曰：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。所得者小魚，是以釋之。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：宓子之德至矣。使人暗行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，宓子何以至於此。孔子曰：丘嘗問之以治。言曰：誠於此者形於彼，宓子必行此術也。

（卷四十一 淮南子）

◆ 子產治鄭，民不能欺，子賤治單父，人不忍欺，西門豹治鄴，人不敢欺，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。辨治者當能之。

（卷十二 滑稽傳）



(三) 君仁臣忠

經句 ③④
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
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（八偷 ①⑨）

講要 頁136

經句 ③⑤

◆ 孟子告齊宣王曰。君之視臣如手足。則臣視君如腹心。君之視臣如犬馬。則臣視君如國人。君之視臣如土芥。則臣視君如寇讎。

❖ 齊宣王問曰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有諸。孟子對曰。於傳有之。曰。臣弑其君。可乎。曰。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。未聞弑君也。

講要 頁137



經句 ③⑥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（陽貨⑤）

講要 頁137

經句 ③⑦

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（八佾②⑥）

講要 頁138

經句 ③⑧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。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。（憲問①⑨）

講要 頁140



經句 ③⑨

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（子路 ⑮）

講要 頁141

經句 ④⑩

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（憲問 ④①）

講要 頁143



（四）倫常為要

經句 ④①

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（泰伯 ③）

講要 頁144

經句 ④②

周公謂魯公曰：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（微子 ⑩）

講要 頁146

經句 ④③

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為政。子曰：書云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。（為政 ⑫）

講要 頁147



經句 ④④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（顏淵 ⑪）

講要 頁149

經句 ④⑤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（泰伯 ⑮）

講要 頁150

經句 ④⑥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（憲問 ⑳）

講要 頁151



五·經句講要

經句①講要

子曰：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衆星共之。（為政①）

◆爲政者，廣義指一切政治領導人，狹義指國家元首。政是政治，德是道德。國家政治本於道德，合理、利民，則得民衆擁護，譬如北辰之得衆星圍繞。古注或以北辰爲星名，或謂非星，但表方位，即地球北極與天空相對之處。今採非星說。天空無星之處，空體不動，而衆星共之。空體譬如人君，衆星譬如大臣與人民。共拱通用，引申爲圍繞。人君安居其所，而得臣民圍繞擁護，實由人君爲政以德而然。中國文化尊重德性，無論國家領袖，機關首長，甚至爲家長者，皆應以德爲本。

返回 頁一



經句②講要

子曰：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（衛靈

公⑤）

◆孔子說，能無爲而治者，那就是舜吧。

無爲而治的意思，是說舜自己不做甚麼事，而能平治天下。究其原因，當如何晏解說：「任官得其人。」據尚書舜典記載，舜命禹作司空，平水土，命棄爲后稷，播種百穀，命契作司徒，辦教育，命皋陶作士，掌法律，命益作虞官，管山澤鳥獸。這些都足以說明他能知人善任，所以能無爲而治。

舜用了許多的人才，而他自己「何爲哉」，究竟做甚麼呢？「恭己，正南面而已矣。」恭己，就是自己存恭敬心，對人對事一切恭敬。人君之位坐北向南，正南面就是正坐在君位上。雖然無爲，但不能不正



坐於君位。正坐於君位，坐鎮在那裏，始能無爲而治。

舜能用人而不自用，所以孔子以無爲而治來讚美他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③講要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（子路⑩）

◆期月，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，期音基。

孔子假設，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，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，三年便有成就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，有感而發。當時衛靈公已老，怠於政事，不能用孔子，孔子喟歎，說了這幾句話。

世家「期月」作「朞月」，「而已」之後沒有「可也」二字。論語此章「可也」的「可」字，是指初



步的功効而言。孔子從前治理魯國，孔子世家說，三個月即告大治。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，預計三年有成，到時候，自然使民衆富足，而又受禮樂教化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④講要

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誠哉，是言也。（子路 ⑪）

◆善人治國一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這兩句是成語。誠哉是言也。這是孔子稱讚的話。

集解王注，勝殘，是勝殘暴之人，使不爲惡。去殺，是不用刑殺。

在孔子時代，各國大都很亂，弑父弑君，或者出兵攻伐，都是殘暴殺戮，惡習難除，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爲善，不得聖人，但有善人出來治理一個國家，逐漸改善也好。善人爲邦百年兩句成語，切中時



弊。所以孔子說，誠哉是言。

返回 頁 2

經句⑤講要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說，遠者來。（子路⑩）

◆葉，音攝，原為一小國，後屬於楚，由葉公治理。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，字子高。

葉公問政，孔子答復，為政之道，要使近者歡悅，遠者來歸。近者是本國人，遠者是外國人，為政而能使近悅遠來，必是施行仁政，感召國內外人民。

梁章鉅論語旁證，引徐氏纘高曰：楚疲其民，以蠶食中國，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。

竹氏會箋說：是時楚國數度伐蔡，又與吳爭陳，二國近楚苦兵，故夫子言，楚欲為政于天下，自近始。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。



（楚子稱王，大夫則稱公，上行下效。
霸道必不長久。）

返回 頁

經句⑥講要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。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



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。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（季氏①）

◆季氏將攻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，來見孔子說：「季氏將出兵攻伐顓臾。」

「季氏」，劉氏正義說，就是魯國的季康子。「顓臾」，據集解孔安國注，是伏羲的後裔，風姓之國，本為魯國的附庸，當時臣屬於魯。季氏貪其地，欲滅而有之。冉有、季路，都作季氏家臣，所以來見孔子，報告此事。

孔子指名冉有說：「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」「無乃」，是疑問辭，此句意為：「恐怕是你的過失吧？」「夫顓臾」以下一段，是孔子說不能伐顓臾的理由。顓臾是周之先王所封，為東蒙山的祭主，而且在



魯國的封域之中，是魯侯的社稷之臣，「何以伐爲」，何以要攻伐呢？

「東蒙」，即是蒙山。劉氏正義說，山在魯東，故云東蒙。胡氏渭禹貢錐指，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，西南接費縣界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，顓臾國在山下。

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「夫子」就是稱季康子。季氏欲伐，我們兩個做家臣的人都不欲伐。

孔子說，求，古時周任說過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爲人輔相者，要量度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告退。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，見人顛倒而不能扶起，那個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輔相呢？而且你說：「季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你這話錯了。喻如猛虎兇牛從柙檻中逃出，神龜



寶玉毀在所藏的櫝匱中，那不是看守者的過失，究竟是誰的過失呢？

「周任有言曰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馬融注：「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言當陳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則當止。」

冉有說，今之顓臾，城郭完固，與季氏的費邑相近，現在如不攻取，將來必定是季氏子孫的憂患。

孔子說，求，你說的這個道理，君子很厭惡，明明是季氏貪欲顓臾之地，你捨之不說，「而必爲之辭」，而必捏造一些言辭，說：「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我嘗聽說，有國的諸侯，有家的卿大夫，不患貧窮，而患不公平，不患民寡，而患上下不相安。蓋因平均則能致富而無貧，和氣則有遠方人來而無寡，相安則不召外患而國家不致傾危。誠能如此，遠方人如不歸順，則我脩養文化道德，使其來



歸。彼既來之，則使其安之。如今仲由與冉求輔相季氏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脩文德以召來之，國內人心分崩離析，自身已不能保守，還要出兵伐國內的附庸，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，而在其蕭牆之內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董子春秋繁露度制篇引：「孔子曰：不患貧，而患不均。」劉氏正義：「蓋貧由於不均，故下文言均無貧。論語本錯綜其文，而繁露則依義引之，故不同也。」俞氏曲園古書疑義舉例，以為寡貧二字傳寫互易，可據繁露訂正為：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」

「蕭牆」。鄭康成注：「蕭之言肅也，蕭牆謂屏也。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」皇疏：「臣朝君之位，在蕭牆之內也。今云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



謂季氏之臣必作亂也。然天子外屏，諸侯內屏，大夫以簾，士以帷，季氏是大夫，應無屏，而云蕭牆者，季氏皆僭有之也。」方觀旭論語偶記：「蕭牆之內何人，魯哀公耳。不敢斥君，故婉言之。」方氏以爲，斯時哀公欲去三桓，季孫畏顓與世爲魯臣，與魯犄角以逼己，惟有謀伐顓與，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圖。孔子指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意謂季氏非憂顓與而伐顓與，實憂魯君而伐顓與。此夫子誅奸人之心，而抑其邪逆之謀。劉氏正義同方氏之說。

皇疏引蔡謨說，冉有、季路並以王佐之姿，處彼相之任，豈有不諫季孫，以成其惡。所以同其謀者，將有以也。量己揆勢，不能制其悖心於外，順其意以告夫子，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其弊。

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，春秋三



傳皆不載季氏伐顓臾事，則其聞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。

◆附庸國國君無爵位，等級比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要低。

❖禮記王制篇：王者之制祿爵，公侯伯子男，凡五等。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中士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於天子，附於諸侯曰附庸。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，天子之卿視伯，天子之大夫視子男，天子之元士視附庸。

❖左傳莊公二十九年，凡師有鐘鼓曰伐，無曰侵。伐字 人 戈，戍字亦 人 戈。留青曰札人坐臥則爲戍守，人立行則爲征伐。

返回 頁



經句⑦講要

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（泰伯②）

◆「舜有臣五人。」集解孔安國說，五人是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」稷就是周家的始祖，教民稼穡，有德於民。

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尚書泰誓，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這是周武王伐紂誓衆之辭，予字代表周家。亂是治理的意思。集解馬融說，十人是周公旦，召公奭，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太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，其餘一人是文母。

「才難，不其然乎。」集解：「孔曰：人才難得豈不然乎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才難者，古語。」



「有婦人焉。」此一婦人，馬融說是文母。但文母是誰，難以確定。古注或以爲武王之母太姒，或以爲武王之妻邑姜。

「以服事殷。」集解包咸說：「殷紂淫亂，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，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，而猶以服事殷，故謂之至德。」劉寶楠正義引左傳襄公四年：「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」。

舜有賢能的大臣五人，因而天下大治。周武王說：「予有治理之臣十人」。孔子先說以上的事實，繼則感歎：古語人才難得，何謂不然。唐虞之際的「際」字，劉氏正義作「後」字講。唐堯虞舜以後，以周家所得人才爲盛，然周家十人中猶有一婦人，實爲九人而已。所謂「盛」者，雖得人才，又須自己有德。周在殷朝爲諸侯時，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然而仍帥各國諸侯



服事紂王，周家的德可說已到極處了。

孔子所說的人才，是有德有能的聖賢，所以難得。難得而能得，像周家那樣人才興盛，非有至德不爲功。文王至德固不待言，就以武王而論，雖然伐紂，實由於紂王日益殘暴而自取，伐紂之舉正是弔民伐罪，也無損於至德。所以孟子梁惠王篇說：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⑧講要

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：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（子路②）

◆仲弓爲季氏的邑宰，因此請問爲政之道。孔子答復仲弓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



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屬。辦政治，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，使其職掌分明，辦事有序。赦小過，人民有小過失，可以饒恕。諸注以赦小過爲赦有司的小過，恐非經義。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，要特別舉用他，始能將政治辦得好。

仲弓又問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。孔子說，舉你所知。你所不知，但有他人知道，「人其舍諸」，他人豈捨之乎。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。

爲政在人，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結在舉賢才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⑨講要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耳乎。曰：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（雍也 14）

◆「女得人焉耳乎。」耳，亦有諸本



作爾。孔注：「焉耳乎皆辭。」孔安國以焉耳乎三字皆是語助辭。

阮氏校勘：「女得人焉耳乎。皇本、高麗本，乎下有哉字。案焉耳乎三字連文，已屬不詞，下又增哉字，更不成文。疑耳當爾字之訛。考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，二百六十五，俱引作爾。又張栻論語解，呂祖謙論語說等諸本並作爾。蓋『焉爾』者猶『於此』也。言女得人於此乎哉。此者，此武城也。如書作耳，則義不可通矣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唐宋石經、宋本九經、岳珂本，此文皆作耳。耳訓語辭。不必從爾訓於此矣。」按，耳作語助辭，則焉字可作稱代詞，猶「於是」。「是」指武城。古文不乏其例。如吳昌瑩經詞衍釋引國語晉語：「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，而有終焉之志。」「終焉」就是終於齊之意。又如孟子梁惠王：「晉國



天下莫強焉。」即莫強於晉之意。

子游爲武城邑宰，孔子問，汝得人
才於武城乎。子游對以澹臺滅明。
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澹臺滅明字子
羽，少孔子三十九歲。行不由徑二
句，是得子羽之理由。古井田制，
路在井田之外，徑在井田之內。行
人須守規矩，由路不由徑。至孔子
時，規矩雖存，而行人圖速，往往
取捷徑，然子羽仍由路行。子羽雖
爲子游之同學，但非公事則不造訪
子游。舉此二者，以見其人品行之
端正，是故子游以爲人才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⑩講要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
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
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
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
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

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（顏淵 22）

◆此章記樊遲問仁問智。仁與智的意義都不簡單。諸弟子問仁，孔子解答並不相同，但歸結到本義則是一致。此處將仁解爲愛人，樊遲聽明白之後，繼則問知。知就是智。孔子解爲知人。智者必有知人之明。樊遲未了解。孔子再解釋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直是正直的人，枉是不正直的人，錯，當置字講。此意是說，把直者選舉出來，安置在枉者之上，就能使枉者學爲直者。然而，誰是直者，誰是枉者，樊遲尙不了然，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，於是退出，見到了子夏，就把剛才孔子所說的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兩句話問子夏，是何意義。「鄉



也」的鄉字，假借爲羣字，古讀響音，今亦讀向音，說文：「羣，不久也。」

子夏一聽，就讚美這兩句話富有含義，故說：「富哉言乎。」然後便舉例說明。舜有天下時，在衆人之中選舉皋陶爲士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湯有天下時，在衆人之中選舉伊尹爲相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

皇疏引蔡謨注：「不仁之人感化遷善，去邪枉，正直是與，故謂遠也。」皇疏案：「遠是遠惡行，更改爲善行也。」

劉氏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，大意是說，孔子之意，必須堯、舜、禹、湯之爲君，而後能盡用人之道，故言選舉之事。當春秋時，由於卿大夫世襲，舉直錯枉之法不行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，故子夏述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，皆不用世襲，而用選賢，以明大法。



返回 頁5

經句 ⑪ 講要

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（子張⑬）

◆馬融注：「仕優則學，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學文也。」

首句優字，依馬注，是「行有餘力」之義。此意是說，做官的人，辦完公事，尚有餘力，則須研究學問。後句優字，依皇疏，是充足之義。這是說，讀書的人，在學到豐足的學問以後，應該出來做官，也就是從事政治，替國民造福。

仕優則學，皇疏以為：「研學先王典訓。」此義可取。仕人研學先王典訓，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，溫故知新，是賢能政治的基礎。

返回 頁6



經句⑫講要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（先進²⁴）

◆子路派子羔做費宰。費是魯國的費邑，當時屬季氏所有。宰是邑宰，如後世的縣長。

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，子羔學問尙未成熟，派他去做費宰，無異是害他，所以說：「賊夫人之子」。賊是害。人之子，指子羔而言。

魯國當時，有不少做官的人並無很好的學問，因此，子路認爲，費邑有民人，有社稷，使子羔做費宰，在治民與事社稷這些事上，即是學習，何必要讀書然後才算是學呢？

從事政治，必須有足夠的學術，始能辦理有利於民的事情，假使學問不足，就去做官，雖說邊做邊學，實際是拿人民作試驗品，一定有害



於民。子羔如做費宰，雖不致於害民，但自己會受害。然而子路竟從反面說得很有道理。孔子因而責備子路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惡是厭惡。佞是佞口，能敏捷的將無理說爲有理。

返回 頁〇

經句 ⑬ 講要

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。（子路⑤）

◆ 誦詩三百，就是現在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詩。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。孔子以爲，讀了二百多篇詩，應該會辦政治，會辦外交，如果把政事交給他，而他不能通達，派他到國外辦事，在辭令方面，又不能專對，讀詩雖多，又有何用。

毛詩序說：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



，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」，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。

季氏篇_三記孔子的話說，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會詩，便會言語，用於外交，可以獨自隨機應對，達成使命。專對的意義，古注舉莊公十九年公羊傳說：「聘禮，大夫受命，不受辭，出竟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者，則專之可也。」

返回 頁9

經句₂₄講要

返回 頁12

經句₂₅講要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（子張₁₀）

◆子夏以為，君子使民、事君，都要以信為先。君子在位時，先要取得



民衆的信賴，然後才能勞役民衆，如果未得信賴，則民衆會以爲你虐待他們。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，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，然後才能諫君，如果未得信任，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。

厲己的己字是民衆自指。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 ①⑥ 講要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（學而⑤）

◆此說國家大事。道，包咸注作治字講。乘，音勝，兵車也。古時能出千輛兵車，謂之大國。治大國有五種要道。敬事者，事爲國事，敬爲謹慎。信者誠信。爲國者必須舉事敬慎，與民誠信。財物出自民間，必須節用。大學云：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」此爲理財之要。愛



人者，知民之疾苦，愛養之也。使民以時者，農工商民各有忙時，不在其忙時使之也。敬事而信，則民悅服。節用物力則足食。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則足兵。敬事、誠信、節用、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具此五者，方能治國。

返回 頁

經句 ⑰ 講要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（顏

淵 ⑦）

◆子貢問政治。孔子答復，糧食要充足，兵力要充足，要取信於民。

兵字原指武器而言，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，此處所說的兵字含有國防的意思。



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這三者不可或缺。子貢問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三者必須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說，去兵。又問，必不得已，再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認為，只有去食，不能去民信。去食或有餓死之虞，然而自古皆有死，不足為患，只要人民信賴政府，雖無足食，仍可與國家共患難。若去民信，縱無外患，也有內亂，則國家不能安立，所以說民無信不立。

返回 頁∞

經句 ⑱ 講要

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（衛靈公 ⑪）

◆「顏淵問為邦」，即是問治國之道。孔子答以如下幾個要點：



「行夏之時」，就是採行夏朝的曆法。中國舊曆分一年爲春夏秋冬四時，每一時又分孟仲季三個月，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，孟春是建寅之月，爲四時之始。夏朝以此爲一年開始的正月，合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，以及如孟子所說，不違農時。治國應當先定天時，辦事才方便，在農業時代，夏曆最標準，所以孔子答復顏淵，第一個要點就是行夏之時。直到現在，民間所用的農民曆還是夏曆。又，依尙書大傳，以及白虎通等書所說，夏以建寅的孟春月爲正，殷以建丑的季冬月爲正，周以建子的仲冬月爲正，王者各統一正，周爲天正，殷爲地正，夏爲人正，因此也叫三統，王者相承，依此順序，猶如連環，周而復始，三代以前的歷代帝王也是這樣循環。孔子處在東周衰微時代，想到或有繼周而起的王



者，自然就依這個順序，以建寅月爲正月。

「乘殷之輅」，這是講使用的交通工具，要用殷朝的輅。殷輅已難考，經典釋文說：「輅音路，本亦作路。」輅路都是車名。馬注，以及禮記明堂位鄭注，殷朝的車子是木路，也叫大路，最樸素，左傳桓公二年說：「大路越席，昭其儉也。」越席，就是蒲草編的席子，也就是邢疏說的，編結蒲草爲席，置於車中，以爲坐墊，有尙儉之意。

「服周之冕」，冕是禮帽，此處代表衣冠，歷代衣冠制度不同，孔子主張用周朝的冕。周冕也難考。依包注及劉氏正義說，周冕有垂旒（liú），用來遮眼，有黻（fú）纁（kuáng）塞耳，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，懸在冕的兩邊，擋住兩耳。把眼耳遮塞起來，取意是爲



人君者不聽讒言，以及不需察察爲明。

「樂則韶舞」，各種典禮，如祭祀等，以及對國民實施教化，都需音樂。但音樂的五音不能錯亂，否則不祥。所以，孔子告訴顏淵，音樂要用韶舞。古注，韶舞專指舜的音樂，俞樾群經平議說，舞當讀爲武，舞武二字，古人通用。樂則的則字，當作法字講，即是音樂當取法舜樂和武王的樂。舞指武王的樂，可從。舜帝的韶樂，盡美盡善，固然可用，武王樂，雖未盡善，但也盡美，所以也可用。

「放鄭聲，遠佞人，鄭聲淫，佞人殆」，放逐鄭國的樂聲，不用巧言的佞人。因爲鄭聲淫，佞人危險。鄭聲淫，是說鄭國的音樂聲調，濫無節制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說：「鄭音好濫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衛音趨數煩志，齊音敖辟喬志。此



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一佞人，例如少正卯，言僞而辯，所以不能用。

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，孔子告訴顏淵以上幾點，博採歷代的長處，確定時令、車制、服制，選最好的音樂，以及禁用鄭聲、佞人，自能樹立宏規，治國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見。

返回 頁∞

經句①9講要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子張曰：何謂五美。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



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子張曰：何謂四惡。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（堯曰②）

◆子張問孔子，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。

孔子說，要尊崇五種美事，屏除四種惡事，這就可以從政了。

子張問，何謂五美。

孔子說，君子爲政，惠民而不耗費財力，勞民而不招民怨，有欲而非自私之貪，心中安泰而不驕傲，有威儀而不兇猛。

子張問，何謂惠而不費。

孔子便逐條解釋五美：

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」王肅注：「利民在政，無費於財。」爲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，民之所利不同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利益，制定不同的



政策，付諸實施。例如因仍農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農民的政策，因仍工商之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工商之民的政策。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地各業人民，使其安居樂業，各遂其生，此即惠而不費。

「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」邢疏以學而篇之孔子的話解釋：「使民以時，則又誰怨恨哉。」為政者推行公共建設，如脩治溝洫，或養護道路橋梁等，需用民間勞力，但需選在農閒時期，民間可以出動勞力，這才勞動人民，又有誰怨呢？

「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」君子之欲，是欲行仁政，欲行即行，便能得仁，此欲便不是貪。皇疏：「欲仁義者為廉，欲財色者為貪。言人君當欲於仁義，使仁義事顯，不為欲財色之貪，故云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也。」又引江熙曰：「我欲仁，則仁至，非貪也。」



「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。」君子待人接物，虛心平等。所待之人，無論多數少數，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，都不敢怠慢。此即泰而不驕。

「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」君子端正其衣冠，自尊其瞻視儀容，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。此即威而不猛。

子張既知五美是何意義，再問何謂四惡。

孔子爲子張解釋：

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。」爲政不先教民，人民犯罪就殺，這叫做虐。

「不戒視成謂之暴。」馬融注：

「不宿戒，而責目前成，爲視成。」此意是說，爲政不在事先一再的告戒，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，



這就是暴。

「慢令致期謂之賊。」政令發布很慢，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。這就是賊害人民。

「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謂財物俱當與人，而吝嗇於出納，惜難之。此有司之任耳，非人君之道也。」皇疏：「有司，猶庫吏之屬。人君若物與人而吝，即與庫吏無異。」孔注「猶之」爲「俱當。」劉淇助字辨略：「猶之，猶俗云總是也。」皇疏之意，猶若以物與人。應以皇疏較優。

返回 頁∞

經句②0講要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教之。（子路⑨）



◆ 孔子到衛國，冉有替孔子御車。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，便說「庶矣哉。」庶即是衆多之義。

人民衆多，就政治說，那是好事。如禮記大學說：「財散則民聚。」反之，如禮記檀弓說：「苛政猛於虎」，便不能多聚人民。

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，便想了解爲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，所以問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說：「富之。」要使人民富足。冉有再問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以爲，人民富了，就要受教育，所以說：「教之。」

孔子在這裏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。如何富民，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。至於教民，自以五倫教育爲根本。孔子祖述堯舜，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，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。

◆ （今日富而不教，或教爲求富。古人六



禮成婚。

◆ 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，教之功也。」

返回 頁二〇

經句 ②① 講要

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（子路 ②⑨）

◆ 教民，朱子集注：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，務農講武之法。」

七年，吳氏嘉賓論語說：「古人三載考績，三考而後黜陟，皆中間一年而考，五年則再考，七年則三考，故三年爲初，七年爲終。」

即戎，集解包注：「即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言以攻戰。」

善人治理國家，不會窮兵黷武。但受外國侵略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。所以平時教民，除了道德教育與職業教育外，應有軍事訓練，並以道德教育爲主。如此七年之久，一旦



有外敵入侵，人民可以當兵衛國。

返回 頁10

經句 ②② 講要

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（子路 ③①）

◆ 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民去作戰，是謂拋棄人民。

集解馬注：「言用不習之民，使之攻戰，必破敗，是謂棄之。」

馬注的「不習之民」，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。但除習戰以外，應該包括平時的道德教育。因無道德教育做基礎，便無戰鬥意志，作戰也必然失敗。

（為誰而戰，為何而戰？教民之功也。
棄民：民或降或被害。）

返回 頁10



經句②③講要

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（子路①⑦）

◆莒父的父，音甫，春秋大事表說，這是魯國人的語音，如梁父，亢父，單父。鄭康成注：「舊說，莒父，魯下邑。」

子夏當莒父的邑宰，向孔子請示政事。孔子告訴他：「無欲速」，不要求其速成，「無見小利」，不要著眼於小利益。因爲，欲速反而不達，見小利，則不能成就大事。

欲速不達，喻如治病服藥，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併爲一次服下去，而且三分服藥，七分調養，欲速則不能治愈。小利妨礙大事，喻如講求霸業，則不能成就王道。

返回 頁12

經句②④講要

返回 頁12

**經句 ②5 講要**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（子張⑩）

◆子夏以爲，君子使民、事君，都要以信爲先。君子在位時，先要取得民衆的信賴，然後才能勞役民衆，如果未得信賴，則民衆會以爲你虐待他們。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，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，然後才能諫君，如果未得信任，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。

厲己的己字是民衆自指。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。

返回 頁12

經句 ③5 講要

返回 頁17

經句 ②7 講要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



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（憲

問(42)

◆子路問君子，孔子答復：「脩己以敬。」脩是脩治，敬是禮的實質，一個人以敬來脩治自己，使其身心言語統歸於敬，也就是處處合禮，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。

子路再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如斯即是如此。他認為，做一個君子不止如此簡單。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脩己以敬，便不會損害他人，就以這種脩養待人接物，便是安人。

子路仍感不足，又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百姓。」據劉氏正義說，脩己即是脩身，安人即是齊家，安百姓則是治國平天下。安百姓就不簡單了，所以孔子最後又補充說明：「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孔注：



「病，猶難也。」諸字用在句末，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聲，表示活動語氣。此意是說，脩己以安百姓，別說是君子，縱然堯舜那樣聖君，恐怕也難做得周到。

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使民衆皆安。此處說明，安百姓，堯舜猶難，即是告訴子路，安民的工作沒有止境，但其基本工夫則是脩己以敬。

（安人，以脩己為因。家不安，因無禮。敬，則三業清淨。）

返回 頁13

經句 ②⑧ 講要

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（子路⑥）

◆其字，指的是當政的人。當政者本身行得正，辦一切事都合規矩，自然能獲民衆擁護。所以說不令而行。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，雖下命令，民衆也不會服從。



皇疏：「其身正。如直形而影自直。其身不正。如曲表而求直影，影終不直也。」

顏淵篇：孔子曾說：「政者正也。」本篇除此章外，又有「苟正其身」一章。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為重要。

（正，合道，無私。）

返回 頁二

經句 29 講要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（顏

淵 17）

◆ 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，把持政治，又治不好，因此問孔子，怎樣把政治辦好。

「政者正也」，孔子把政字的意義解釋為正。正是公正無私。辦政治就要守住這個正字。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問題。但恐季康子尚不



了解，故又解釋：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。子，稱呼季康子。帥，是表率。意思是說，你是魯國的上卿，只要你自己行得正，處處以身作則，誰敢不正。

政者正也，雖對季康子說，但後世爲政者，皆當奉爲至理名言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 ③① 講要

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（子路 ⑬）

◆ 皇疏：「苟，誠也。」誠能正其本身，則從事政治，何難之有。本身如不能正，如何正人。

前有「其身正」一章，與此大致相同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 ③① 講要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



焉用殺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（顏淵¹⁹）

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：「如果殺無道，以成就有道，何如？」無道，指的是惡人，有道，指的是善人。

孔子主張以道德感化人民，不主張用殺人的刑政來治民，所以答復季康子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。」子是稱呼季康子，焉字當何字講。因爲殺人，雖是殺惡人，也不是好辦法，未必有好效果。如果想使民衆向善，那就必須從季康子自身開始，所以說：「子欲善而民善矣」。欲是貪欲，果然康子像要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爲善，而人民自然就善了。

孔子說了理論之後，再說比喻。在上的君子，辦事有成就，叫做德，君子之德如風。在下的小人，辦事有成就，也叫做德，但小人之德



如草。「草上之風必偃」，孔注，上字當加字講，偃字當仆字講，草加以風，必然仆倒。例如風自東邊吹來，草必向西倒，風自西邊吹來，草必向東倒。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。

◆「無道」何定？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

❖書曰：「與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

❖心達而險；行辟而堅；言僞而辯；記醜而博；順非而澤

返回 頁一

經句 ③② 講要

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爲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（雍也 ⑨）

◆費，古注讀密，然山東當地人皆讀費之本音。



孔安國注：「費，季氏邑。季氏不臣，而其邑宰數叛，聞閔子騫賢，故欲用之。閔子不欲爲季氏宰，語使者曰，善爲我作辭說，令不復召我也。復我者，重來召我也。去之汶水上，欲北如齊也。」

孔子爲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爲費宰，孔子辭去，閔子騫亦辭去。後以三家不聽魯君之命，而費邑之宰亦叛季氏，是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然閔子不願遂季氏之私，故辭之，且堅告使者，如再來召，則吾必不在家，而在汶河之上矣。汶河東北是齊國，在汶上，意謂避至齊國也。儒者去就，於此可見其概焉。

返回 頁 5

經句 ③③ 講要

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（公冶長 ③）



◆ 子賤姓宓，名不齊，孔子弟子，史記弟子傳作密不齊。宓密古同，均讀伏音。

「君子哉若人。」包注：「若人者，若此人也。」「斯焉取斯。」上斯字指子賤，下斯字指君子之行爲。

孔子稱贊子賤曰：此人是君子，然若魯無君子者，則子賤焉能取斯君子之行以爲君子耶。

子賤之賢，孔子歸功於魯之君子，聖人謙虛如是。魯國多君子，亦是事實。呂氏春秋察賢篇云：「宓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。巫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。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，曰：我之謂任人，子之謂任力。任力者故勞，任人者故逸。宓子則君子矣。」又謂孔子贊子賤能尊賢，以成其治。說苑政理篇略同。皆見子



賤之賢，與魯多君子。

◆ 四書蕩益解：卓吾云。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的榜樣。非特贊子賤已也。

◆ 爲政在得人。自用則小。子賤尊賢取友故鳴琴而治。誠君國子民者之榜樣也。魯無君子者。謂在上位而不能尊賢取友。則皆竊位之小人也。斯焉取斯者。嘆魯不能用子賤相一國。而使之沈淪於下邑也。魯之君臣。知孔子聖人而不能用。豈得謂有君子乎。

返回 頁5

經句^{③4}講要
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
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（八佾^{①9}）

◆ 孔安國注：「定公，魯君諡。時臣失禮，定公患之，故問之。」邢疏引史記魯世家說，定公名宋，襄公



之子，昭公之弟。

魯定公問孔子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應當如何。孔子對以君禮臣忠。君應當以禮使臣，凡事當依國家所定的規矩而行。臣應當以忠事君，要盡其應盡的職責。君臣相遇，各盡其道。

◆ 禮之用？

❖ 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

◆ 禮的本質？

❖ 秩序：知人善任（陳力就列，舉直錯枉）

❖ 尊重：不干其職

◆ 反面如何？

❖ 三諫不從？

❖ 直哉史魚。

◆ 忠君思想？

返回 頁17



經句 ③⑤ 講要

返回 頁二

經句 ③⑥ 講要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（陽貨⑤）

◆子張向孔子問仁。孔子答復，能行五事於天下，便可稱爲仁人。

「請問之。」請問是那五事。這是子張再問孔子。

「曰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」孔子再答復。先說出五事的名稱，以下分別解釋：

「恭則不侮。」恭敬人，則不被人侮慢。不侮，孔安國注：「不見侮慢。」邢疏：「言己恭以接人，人亦恭以待己，故不見侮慢。」

「寬則得衆。」寬厚待人，則人悅服，故能得衆。



「信則人任焉。」言而有信，則能得人信任。

「敏則有功。」做事敏捷，則能成功。

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給人恩惠，人必感恩圖報，故足以使用人。

（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愛人者，人恒愛之。）

返回 頁18

經句 37 講要

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（八佾 26）

◆寬者，鄭注謂度量寬宏。居上位者，不寬則不得衆。曲禮云：毋不敬。又云：臨喪則必有哀色。不敬，不哀，皆失其本，其人何如，可知也。故曰：「吾何以觀之哉。」謂不足觀也。

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：臨事而不敬，居喪而不哀，朝廷而不恭，祭



祀而不畏，則吾無由知之矣。

春秋繁露仁義法篇：君子攻其惡，不攻人之惡，非仁之寬與？自攻其惡，非義之全與？此謂仁造人，義造我。

❖ 春秋之所治，人與我也。所以治人與我者，仁與義也。以仁安人，以義正我，故仁之爲言人也，義之爲言我也，言名以別矣。

❖ 仁之法在愛人，不在愛我。義之法在正我，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，雖能正人，弗予爲義。人不被其愛，雖厚自愛，不予爲仁。

返回 頁18

經句 ③8 講要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。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。（憲問①9）



◆孔子談及衛靈公，說他無道。季康子問，如此，爲何不亡國。孔子答以不亡國的原因，他有仲叔圉，集注，即孔文子，辦理外交，又有祝鮀，此人雖有缺點，但有辦祭祀的特長，因此叫他辦理宗廟之事，又有王孫賈，此人也有缺點，但有軍事專長，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，如此，那裏會亡國呢？

奚而不喪：俞曲園群經平議引證孟子滕文公篇「方里而井」等古書，以「奚而」作「奚爲」解。朱子集注：喪，失位也。

此章是論知人善任的重要，也有啓示康子之意。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，引論語述何說，舉三臣，以勵康子也。三臣不足稱道，其事靈公，猶愈於魯三家也。昭公之出奔，夫子歸罪於季氏焉。

返回 頁18



經句 ③9 講要

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（子路 ⑮）

◆「一言而可以興邦」，這是成語，魯定公懷疑，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？所以他問孔子：「有之歟？」

◆孔子對定公說：「言不可以若是」，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，大概不如此，但是「其幾也。」幾字當近字講，較好。雖不能說一言興邦，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，可與興邦接近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爲君難，爲



臣不易。」爲君，爲臣，都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國家辦理大事，所以難爲。如果爲君者深知爲君之難，而能慎重其事，則「爲君難」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，但也就近於興邦了。

❖ 知難則謹慎，先後次序不亂。不能急功近利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如環保，轉物質更要轉人心，相隨心轉。

◆ 定公又問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一言喪邦，也是成語。孔子答意相同，舉例則略有分別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此意是，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，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。孔子舉例後，再加以辨別。國君說的話，如果是善，也就是有道理，無人敢違，那當然很好，如果不善，而無人敢違，那樣，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，但已接



近亡國了。

言爲心聲，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，其實就是指明爲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，要有去驕納諫之心。

❖ 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據韓非子記載：晉平公酒後有此言，樂師師曠抱琴撞之。

返回 頁19

經句④0講要

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（憲

問④1）

◆ 在上位的君主如果好禮，則其使民就容易。好禮的好字重要，君主好禮，必能以禮待民，而民衆也必隨之好禮，以禮待君主。禮本於敬，上下以禮相待，就是上下互敬，所以國家需要使用民衆時，民衆就會聽從。

◆ 依禮，去己習氣。成己成物，成就



自己，成就一般人。易使，即容易治理。古時沒有行政管理專業。

返回 頁19

經句④1講要

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（泰伯③）

◆古注以此四句與前四句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」合為一章，宋吳棫論語續解，以此為曾子之言，應當獨立為一章。後世不少注者，如陳天祥四書辨疑認為君子篤於親四句，無論文勢事理，皆與前四句不相類，吳氏分得很愜當，但斷定是曾子之言，則不可從。

君子，居在上位的人。篤是厚。親是親屬，主要是指父母兄弟。故舊是老朋友。偷是薄。

在位的君子以身作則，便能感化國民，所以君子厚待他的父母兄弟，



則國民就會興起爲仁。君子不遺棄他的老朋友，則國民風俗就不會澆薄。孝弟是仁的根本，所以君子篤於親，民衆就會行仁。

禮記檀弓記載，孔子的故人原壤喪母，孔子助他沐浴，原壤因此高興唱歌。喪母唱歌，是嚴重的背禮行爲。孔子的弟子勸孔子和他絕交。孔子說：「丘聞之，親者毋失其爲親，故者毋失其爲故也。」原壤的思想雖與孔子不同，但原壤此舉並非大逆不道，仍不失其爲親，既然如此，孔子亦不失其爲故，仍與原壤全交。學者必須學聖人那樣不遺故舊，才能轉移社會風氣。

返回 頁20

經句 ④② 講要

周公謂魯公曰：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（微子⑩）



◆此章記周公訓示其子伯禽之語。孔安國注：「魯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於魯。」

「君子不施其親。」此意是說，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。不施，陸氏釋文作不弛。劉氏正義說：「施弛二字古多通用。周官遂人注，施讀爲弛。可證也。此文不施，即不弛假借。鄭注坊記云，弛，棄忘也。以訓此文最當。」

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」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。孔安國注：「以，用也，怨不見聽用。」

「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」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，不要遺棄他。皇疏：「大故，謂惡逆也。朋友之道，若無大惡逆之事，則不得相遺棄也。」

「無求備於一人。」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。人的才能有限，用人辦事，取其專長，不得要求他事事皆



能。

返回 頁20

經句 ④③ 講要

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爲政。子曰：書云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施於有政，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。（為政^{②①}）

◆ 或人問孔子，子何不爲政。包注：「或以爲，居位乃是爲政。」孔子引書經解答。

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此二句出於古文尚書君陳篇，今文學家說是逸書文。漢石經「孝乎」作「孝于」。惠棟九經古義，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。乎于古通用。此二句朱子集注讀：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」今從古讀，至惟孝爲一句。孝乎，讚美孝道。惟孝，再加讚美。友于兄弟，包注：「善于兄弟。」



施於有政三句，各注考據，皆是孔子語。「施於有政。」包注：「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。」此意是說，施行孝友，即有爲政之道。「是亦爲政。」是，指施行孝友而言。行此孝友二者，亦是爲政。「奚其爲爲政。」皇疏：「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。」

孔子答意，雖然不在官位，只要在家施行孝友，亦是爲政。孝友是爲政之本，除此之外，何事算是爲政，故云：「奚其爲爲政。」

返回 頁20

經句④④講要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（顏

淵⑪）

◆齊桓公以管仲爲相，齊景公以晏子



爲相，管、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

景公此時，齊國政治不安定，所以景公問政於孔子。

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這是孔子爲景公講明人倫常道，以此爲治國的根本。君君，臣臣，就是君要行君道，臣要行臣道；父父，子子，也是要各行其道。如此便能使個人以至國家，一切都上軌道，政治自然安定。

景公一聽，便稱「善哉」，接之再以反義語強調倫常的重要性。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意爲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行其道，例如君不仁，臣不忠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則國家必然大亂，雖有很多糧食，但在亂世，生命不保，還能安然享受嗎？所以說：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」諸字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音字。

古注，陳氏滅齊，在景公時已見其



兆，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圖。後世治國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倫之教，自然絕其禍亂之源。

返回 頁21

經句④⑤講要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（泰

伯⑮）

◆ 不在這個地位，就不要管這個地位上的事情，免得侵犯他人的職權。

假使他人來問，只能在理論上提出意見，供他參考，不能說詳實的辦法。例如哀公問政，孔子只對哀公講為政的原則，不在政治實務上替他出主意。

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欲各專一於其職也」，此義可取。

返回 頁21

經句④⑥講要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（憲問⑳）



◆位是職位，或泛指地位。政是政事，也可泛指他人所辦的事情。孔子教人，不在其位，就不要籌謀其事，免得干涉他人的職責。

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這是周易艮卦象辭，曾子引來解釋孔子以上兩句話。不出其位，是安守本分的意思。

朱注把上下兩節分爲兩章，並以不在其位兩句已見泰伯篇^三，此處算是重出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認爲不妥，因爲曾子引艮卦象辭，本爲證明孔子之語，如另作一章，便不解何意。

◆中庸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」又云：「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」皆此意也。

◆中庸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。

❖此本軒四書說：孔子對哀公祇云舉直錯枉，不說某某當舉，某某



當錯，三桓當如何。對景公祇云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不說陳氏當如何，公子陽生等當如何。此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之義。

返回 頁21

經句①講要

子曰：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衆星共之。（為政①）

◆爲政者，廣義指一切政治領導人，狹義指國家元首。政是政治，德是道德。國家政治本於道德，合理、利民，則得民衆擁護，譬如北辰之得衆星圍繞。古注或以北辰爲星名，或謂非星，但表方位，即地球北極與天空相對之處。今採非星說。天空無星之處，空體不動，而衆星共之。空體譬如人君，衆星譬如大臣與人民。共拱通用，引申爲圍繞。人君安居其所，而得臣民圍繞擁護，實由人君爲政以德而然。



中國文化尊重德性，無論國家領袖，機關首長，甚至為家長者，皆應以德為本。

返回 頁一

經句②講要

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為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（衛靈

公⑤）

◆孔子說，能無為而治者，那就是舜吧。

無為而治的意思，是說舜自己不
做甚麼事，而能平治天下。究其
原因，當如何晏解說：「任官得其
人。」據尚書舜典記載，舜命禹作
司空，平水土，命棄為后稷，播種
百穀，命契作司徒，辦教育，命皋
陶作士，掌法律，命益作虞官，管
山澤鳥獸。這些都足以說明他能知
人善任，所以能無為而治。

舜用了許多的人才，而他自己「何



爲哉」，究竟做甚麼呢？「恭己，正南面而已矣。」恭己，就是自己存恭敬心，對人對事一切恭敬。人君之位坐北向南，正南面就是正坐在君位上。雖然無爲，但不能不正坐於君位。正坐於君位，坐鎮在那裏，始能無爲而治。

舜能用人而不自用，所以孔子以無爲而治來讚美他。

返回 頁一

經句③講要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（子路⑩）

◆期月，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，期音基。

孔子假設，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，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，三年便有成就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，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，有感而發。當時衛靈公



已老，怠於政事，不能用孔子，孔子喟歎，說了這幾句話。

世家「期月」作「朞月」，「而已」之後沒有「可也」二字。論語此章「可也」的「可」字，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。孔子從前治理魯國，孔子世家說，三個月即告大治。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，預計三年有成，到時候，自然使民衆富足，而又受禮樂教化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④講要

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誠哉，是言也。（子路⑪）

◆善人治國一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這兩句是成語。誠哉是言也。這是孔子稱讚的話。

集解王注，勝殘，是勝殘暴之人，使不爲惡。去殺，是不用刑殺。

在孔子時代，各國大都很亂，弑父



弑君，或者出兵攻伐，都是殘暴殺戮，惡習難除，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爲善，不得聖人，但有善人出來治理一個國家，逐漸改善也好。善人爲邦百年兩句成語，切中時弊。所以孔子說，誠哉是言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⑤講要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說，遠者來。（子路①⑥）

◆葉，音攝，原爲一小國，後屬於楚，由葉公治理。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，字子高。

葉公問政，孔子答復，爲政之道，要使近者歡悅，遠者來歸。近者是本國人，遠者是外國人，爲政而能使近悅遠來，必是施行仁政，感召國內外人民。

梁章鉅論語旁證，引徐氏纘高曰：楚疲其民，以蠶食中國，夫子因葉



公之問以止之。

竹氏會箋說：是時楚國數度伐蔡，又與吳爭陳，二國近楚苦兵，故夫子言，楚欲爲政于天下，自近始。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。

（楚子稱王，大夫則稱公，上行下效。

霸道必不長久。）

返回 頁

經句⑥講要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。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危而不持，顓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。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



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。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（季氏^①）

◆季氏將攻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，來見孔子說：「季氏將出兵攻伐顓臾。」

「季氏」，劉氏正義說，就是魯國的季康子。「顓臾」，據集解孔安國注，是伏羲的後裔，風姓之國，本爲魯國的附庸，當時臣屬於魯。季氏貪其地，欲滅而有之。冉有、季路，都作季氏家臣，所以來見孔子，報告此事。



孔子指名冉有說：「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」「無乃」，是疑問辭，此句意爲：「恐怕是你的過失吧？」「夫顓臾」以下一段，是孔子說出不能伐顓臾的理由。顓臾是周之先王所封，爲東蒙山的祭主，而且在魯國的封域之中，是魯侯的社稷之臣，「何以伐爲」，何以要攻伐呢？

「東蒙」，即是蒙山。劉氏正義說，山在魯東，故云東蒙。胡氏渭禹貢錐指，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，西南接費縣界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，顓臾國在山下。

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「夫子」就是稱季康子。季氏欲伐，我們兩個做家臣的人都不欲伐。

孔子說，求，古時周任說過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爲人輔相者，要量度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就



做，不能做就告退。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，見人顛倒而不能扶起，那個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輔相呢？而且你說：「季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你這話錯了。喻如猛虎兇牛從柙檻中逃出，神龜寶玉毀在所藏的櫝匱中，那不是看守者的過失，究竟是誰的過失呢？

「周任有言曰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馬融注：「周任，古之良史。言當陳其才力，度己所任，以就其位，不能則當止。」

冉有說，今之顓臾，城郭完固，與季氏的費邑相近，現在如不攻取，將來必定是季氏子孫的憂患。

孔子說，求，你說的這個道理，君子很厭惡，明明是季氏貪欲顓臾之地，你捨之不說，「而必爲之辭」，而必捏造一些言辭，說：「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我嘗聽說，有國的諸侯，有家的卿大夫，



不患貧窮，而患不平均，不患民寡，而患上下不相安。蓋因平均則能致富而無貧，和氣則有遠方人來而無寡，相安則不召外患而國家不致傾危。誠能如此，遠方人如不歸順，則我脩養文化道德，以使其來歸。彼既來之，則使其安之。如今仲由與冉求輔相季氏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脩文德以召來之，國內人心分崩離析，自身已不能保守，還要出兵伐國內的附庸，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，而在其蕭牆之內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董子春秋繁露度制篇引：

「孔子曰：不患貧，而患不均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蓋貧由於不均，故下文言均無貧。論語本錯綜其文，而繁露則依義引之，故不同也。」俞氏曲園古書疑義舉例，以為寡貧二字傳寫互易，可據繁露訂正為：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



安。」

「蕭牆」。鄭康成注：「蕭之言肅也，蕭牆謂屏也。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」皇疏：「臣朝君之位，在蕭牆之內也。今云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謂季氏之臣必作亂也。然天子外屏，諸侯內屏，大夫以簾，士以帷，季氏是大夫，應無屏，而云蕭牆者，季氏皆僭有之也。」方觀旭論語偶記：「蕭牆之內何人，魯哀公耳。不敢斥君，故婉言之。」方氏以爲，斯時哀公欲去三桓，季孫畏顓與世爲魯臣，與魯犄角以逼己，惟有謀伐顓與，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圖。孔子指季氏憂在蕭牆之內，意謂季氏非憂顓與而伐顓與，實憂魯君而伐顓與。此夫子誅奸人之心，而抑其邪逆之謀。劉氏正義同方氏之說。

皇疏引蔡謨說，冉有、季路並以王



佐之姿，處彼相之任，豈有不諫季孫，以成其惡。所以同其謀者，將有以也。量己揆勢，不能制其悖心於外，順其意以告夫子，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其弊。

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，春秋三傳皆不載季氏伐顓臾事，則其聞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。

◆ 附庸國國君無爵位，等級比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要低。

❖ 禮記王制篇：王者之制祿爵，公侯伯子男，凡五等。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中士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於天子，附於諸侯曰附庸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，天子之卿視伯，天子之大夫視子男，天子之元士視附庸。



左傳莊公二十九年，凡師有鐘鼓曰伐，無曰侵。伐字 人 戈，戍字亦 人 戈。留青曰札人坐臥則爲戍守，人立行則爲征伐。

返回 頁

經句 ⑦ 講要

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（泰伯 ②）



「舜有臣五人。」集解孔安國說，五人是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」稷就是周家的始祖，教民稼穡，有德於民。

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尚書泰誓，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這是周武王伐紂誓衆之辭，予字代表周家。亂是治理的意思。集解馬融



說，十人是周公旦，召公奭，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太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，其餘一人是文母。

「才難，不其然乎。」集解：「孔曰：人才難得豈不然乎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才難者，古語。」

「有婦人焉。」此一婦人，馬融說是文母。但文母是誰，難以確定。古注或以爲武王之母太姒，或以爲武王之妻邑姜。

「以服事殷。」集解包咸說：「殷紂淫亂，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，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，而猶以服事殷，故謂之至德。」劉寶楠正義引左傳襄公四年：「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」。

舜有賢能的大臣五人，因而天下大治。周武王說：「予有治理之臣十人」。孔子先說以上的事實，繼則感歎：古語人才難得，何謂不然。唐虞之際的「際」字，劉氏正義作



「後」字講。唐堯虞舜以後，以周家所得人才爲盛，然周家十人中猶有一婦人，實爲九人而已。所謂「盛」者，雖得人才，又須自己有德。周在殷朝爲諸侯時，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然而仍帥各國諸侯服事紂王，周家的德可說已到極處了。

孔子所說的人才，是有德有能的聖賢，所以難得。難得而能得，像周家那樣人才興盛，非有至德不爲功。文王至德固不待言，就以武王而論，雖然伐紂，實由於紂王日益殘暴而自取，伐紂之舉正是弔民伐罪，也無損於至德。所以孟子梁惠王篇說：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。

返回 頁



經句⑧講要

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。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」（子路②）

◆ 仲弓爲季氏的邑宰，因此請問爲政之道。孔子答復仲弓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

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群屬。辦政治，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，使其職掌分明，辦事有序。赦小過，人民有小過失，可以饒恕。諸注以赦小過爲赦有司的小過，恐非經義。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，要特別舉用他，始能將政治辦得好。

仲弓又問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。孔子說，舉你所知。你所不知，但有他人知道，「人其舍諸」，他人豈捨之乎。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。

爲政在人，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



結在舉賢才。

返回 頁

經句⑨講要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耳乎。曰：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（雍也⑭）

◆「女得人焉耳乎。」耳，亦有諸本作爾。孔注：「焉耳乎皆辭。」孔安國以焉耳乎三字皆是語助辭。

阮氏校勘：「女得人焉耳乎。皇本、高麗本，乎下有哉字。案焉耳乎三字連文，已屬不詞，下又增哉字，更不成文。疑耳當爾字之訛。考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，二百六十五，俱引作爾。又張栻論語解，呂祖謙論語說等諸本並作爾。蓋『焉爾』者猶『於此』也。言女得人於此乎哉。此者，此武城也。如書作耳，則義不可通矣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唐宋石經、宋本九



經、岳珂本，此文皆作耳。耳訓語辭。不必從爾訓於此矣。」按，耳作語助辭，則焉字可作稱代詞，猶「於是」。「是」指武城。古文不乏其例。如吳昌瑩經詞衍釋引國語晉語：「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，而有終焉之志。」「終焉」就是終於齊之意。又如孟子梁惠王：「晉國天下莫強焉。」即莫強於晉之意。

子游爲武城邑宰，孔子問，汝得人才於武城乎。子游對以澹臺滅明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澹臺滅明字子羽，少孔子三十九歲。行不由徑二句，是得子羽之理由。古井田制，路在井田之外，徑在井田之內。行人須守規矩，由路不由徑。至孔子時，規矩雖存，而行人圖速，往往取捷徑，然子羽仍由路行。子羽雖爲子游之同學，但非公事則不造訪子游。舉此二者，以見其人品行之端正，是故子游以爲人才。



經句⑩講要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（顏淵²²）

◆此章記樊遲問仁問智。仁與智的意義都不簡單。諸弟子問仁，孔子解答並不相同，但歸結到本義則是一致。此處將仁解爲愛人，樊遲聽明白之後，繼則問知。知就是智。孔子解爲知人。智者必有知人之明。樊遲未了解。孔子再解釋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直是正直的人，枉是不正直的人，錯，當置字講。此意是說，把直者



選舉出來，安置在枉者之上，就能使枉者學爲直者。然而，誰是直者，誰是枉者，樊遲尙不了然，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，於是退出，見到了子夏，就把剛才孔子所說的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兩句話問子夏，是何意義。「鄉也」的鄉字，假借爲曷字，古讀響音，今亦讀向音，說文：「曷，不久也。」

子夏一聽，就讚美這兩句話富有含義，故說：「富哉言乎。」然後便舉例說明。舜有天下時，在衆人之中選舉皋陶爲士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湯有天下時，在衆人之中選舉伊尹爲相，不仁之人由此遠矣。

皇疏引蔡謨注：「不仁之人感化遷善，去邪枉，正直是與，故謂遠也。」皇疏案：「遠是遠惡行，更改爲善行也。」

劉氏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，大



意思是說，孔子之意，必須堯、舜、禹、湯之爲君，而後能盡用人之道，故言選舉之事。當春秋時，由於卿大夫世襲，舉直錯枉之法不行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，故子夏述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，皆不用世襲，而用選賢，以明大法。

返回 頁

經句 ⑪ 講要

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
（子張 ⑬）

◆ 馬融注：「仕優則學，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學文也。」

首句優字，依馬注，是「行有餘力」之義。此意是說，做官的人，辦完公事，尚有餘力，則須研究學問。後句優字，依皇疏，是充足之義。這是說，讀書的人，在學到豐足的學問以後，應該出來做官，也就是從事政治，替國民造福。



仕優則學，皇疏以爲：「研學先王典訓。」此義可取。仕人研學先王典訓，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，溫故知新，是賢能政治的基礎。

返回 頁9

經句^⑫講要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（先進^{②4}）

◆子路派子羔做費宰。費是魯國的費邑，當時屬季氏所有。宰是邑宰，如後世的縣長。

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，子羔學問尙未成熟，派他去做費宰，無異是害他，所以說：「賊夫人之子」。賊是害。人之子，指子羔而言。

魯國當時，有不少做官的人並無很好的學問，因此，子路認爲，費邑



有民人，有社稷，使子羔做費宰，在治民與事社稷這些事上，即是學習，何必要讀書然後才算是學呢？

從事政治，必須有足夠的學術，始能辦理有利於民的事情，假使學問不足，就去做官，雖說邊做邊學，實際是拿人民作試驗品，一定有害於民。子羔如做費宰，雖不致於害民，但自己會受害。然而子路竟從反面說得很有道理。孔子因而責備子路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惡是厭惡。佞是佞口，能敏捷的將無理說爲有理。

返回 頁

經句 ⑬ 講要

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。（子路⑤）

◆ 誦詩三百，就是現在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詩。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。



孔子以爲，讀了三百多篇詩，應該會辦政治，會辦外交，如果把政事交給他，而他不能通達，派他到國外辦事，在辭令方面，又不能專對，讀詩雖多，又有何用。

毛詩序說：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」，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」，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。

季氏篇記孔子的話說，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會詩，便會言語，用於外交，可以獨自隨機應對，達成使命。專對的意義，古注舉莊公十九年公羊傳說：「聘禮，大夫受命，不受辭，出竟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者，則專之可也。」

返回 頁



經句 ②④ 講要

[返回](#) 頁12

經句 ②⑤ 講要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（子張⑩）

◆子夏以爲，君子使民、事君，都要以信爲先。君子在位時，先要取得民衆的信賴，然後才能勞役民衆，如果未得信賴，則民衆會以爲你虐待他們。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，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，然後才能諫君，如果未得信任，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。

厲己的己字是民衆自指。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。

[返回](#) 頁12

經句 ①⑥ 講要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（學而⑤）



◆此說國家大事。道，包咸注作治字講。乘，音勝，兵車也。古時能出千輛兵車，謂之大國。治大國有五種要道。敬事者，事爲國事，敬爲謹慎。信者誠信。爲國者必須舉事敬慎，與民誠信。財物出自民間，必須節用。大學云：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」此爲理財之要。愛人者，知民之疾苦，愛養之也。使民以時者，農工商民各有忙時，不在其忙時使之也。敬事而信，則民悅服。節用物力則足食。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則足兵。敬事、誠信、節用、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具此五者，方能治國。

返回 頁

經句 ①7 講要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。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



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。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（顏

淵⑦）

◆子貢問政治。孔子答復，糧食要充足，兵力要充足，要取信於民。

兵字原指武器而言，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，此處所說的兵字含有國防的意思。

足食、足兵、民信，這三者不可或缺。子貢問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三者必須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說，去兵。又問，必不得已，再減去其一，何者可以先去。孔子認為，只有去食，不能去民信。去食或有餓死之虞，然而自古皆有死，不足為患，只要人民信賴政府，雖無足食，仍可與國家共患難。若去民信，縱無外患，也有內亂，則國家不能安立，所以說民無信不立。



經句⑱講要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（衛靈公⑪）

◆「顏淵問爲邦」，即是問治國之道。孔子答以如下幾個要點：

「行夏之時」，就是採行夏朝的曆法。中國舊曆分一年爲春夏秋冬四時，每一時又分孟仲季三個月，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，孟春是建寅之月，爲四時之始。夏朝以此爲一年開始的正月，合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，以及如孟子所說，不違農時。治國應當先定天時，辦事才方便，在農業時代，夏曆最標準，所以孔子答復顏淵，第一個要點就是行夏之時。直到現在，民間所用的農民曆還是夏曆。又，依尚書大傳，以及白虎通等書所說，夏以建寅的孟春月爲正，殷以建丑的



季冬月爲正，周以建子的仲冬月爲正，王者各統一正，周爲天正，殷爲地正，夏爲人正，因此也叫三統，王者相承，依此順序，猶如連環，周而復始，三代以前的歷代帝王也是這樣循環。孔子處在東周衰微時代，想到或有繼周而起的王者，自然就依這個順序，以建寅月爲正月。

「乘殷之輅」，這是講使用的交通工具，要用殷朝的輅。殷輅已難考，經典釋文說：「輅音路，本亦作路。」輅路都是車名。馬注，以及禮記明堂位鄭注，殷朝的車子是木路，也叫大路，最樸素，左傳桓公二年說：「大路越席，昭其儉也。」越席，就是蒲草編的席子，也就是邢疏說的，編結蒲草爲席，置於車中，以爲坐墊，有尙儉之意。

「服周之冕」，冕是禮帽，此處代



表衣冠，歷代衣冠制度不同，孔子主張用周朝的冕。周冕也難考。依包注及劉氏正義說，周冕有垂旒（liú），用來遮眼，有黹（tǒu）纁（kuàng）塞耳，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，懸在冕的兩邊，擋住兩耳。把眼耳遮塞起來，取意是爲人君者不聽讒言，以及不需察察爲明。

「樂則韶舞」，各種典禮，如祭祀等，以及對國民實施教化，都需音樂。但音樂的五音不能錯亂，否則不祥。所以，孔子告訴顏淵，音樂要用韶舞。古注，韶舞專指舜的音樂，俞樾群經平議說，舞當讀爲武，舞武二字，古人通用。樂則的則字，當作法字講，即是音樂當取法舜樂和武王的樂。舞指武王的樂，可從。舜帝的韶樂，盡美盡善，固然可用，武王樂，雖未盡善，但也盡美，所以也可用。



「放鄭聲，遠佞人，鄭聲淫，佞人殆」，放逐鄭國的樂聲，不用巧言的佞人。因為鄭聲淫，佞人危險。鄭聲淫，是說鄭國的音樂聲調，濫無節制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說：「鄭音好濫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衛音趨數煩志，齊音敖辟喬志。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」佞人，例如少正卯，言偽而辯，所以不能用。

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，孔子告訴顏淵以上幾點，博採歷代的長處，確定時令、車制、服制，選最好的音樂，以及禁用鄭聲、佞人，自能樹立宏規，治國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見。

返回 頁∞

經句①9講要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



從政矣。子張曰：何謂五美。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子張曰：何謂四惡。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（堯曰②）

◆ 子張問孔子，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。

孔子說，要尊崇五種美事，屏除四種惡事，這就可以從政了。

子張問，何謂五美。

孔子說，君子爲政，惠民而不耗費財力，勞民而不招民怨，有欲而非自私之貪，心中安泰而不驕傲，有



威儀而不兇猛。

子張問，何謂惠而不費。

孔子便逐條解釋五美：

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」王肅注：「利民在政，無費於財。」爲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，民之所利不同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利益，制定不同的政策，付諸實施。例如因仍農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農民的政策，因仍工商之民所利，就要有利於工商之民的政策。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地各業人民，使其安居樂業，各遂其生，此即惠而不費。

「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」邢疏以學而篇之孔子的話解釋：「使民以時，則又誰怨恨哉。」爲政者推行公共建設，如脩治溝洫，或養護道路橋梁等，需用民間勞力，但需選在農閒時期，民間可以出動勞力，這才勞動人民，又有誰怨呢？



「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」君子之欲，是欲行仁政，欲行即行，便能得仁，此欲便不是貪。皇疏：「欲仁義者爲廉，欲財色者爲貪。言人君當欲於仁義，使仁義事顯，不爲欲財色之貪，故云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也。」又引江熙曰：「我欲仁，則仁至，非貪也。」

「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。」君子待人接物，虛心平等。所待之人，無論多數少數，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，都不敢怠慢。此即泰而不驕。

「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」君子端正其衣冠，自尊其瞻視儀容，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。此即威而不猛。

子張既知五美是何意義，再問何謂



四惡。

孔子爲子張解釋：

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。」爲政不先教民，人民犯罪就殺，這叫做虐。

「不戒視成謂之暴。」馬融注：

「不宿戒，而責目前成，爲視成。」此意是說，爲政不在事先一再的告戒，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，這就是暴。

「慢令致期謂之賊。」政令發布很慢，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。這就是賊害人民。

「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謂財物俱當與人，而吝嗇於出納，惜難之。此有司之任耳，非人君之道也。」皇疏：「有司，猶庫吏之屬。人君若物與人而吝，即與庫吏無異。」孔注「猶之」爲「俱當。」劉淇助字辨略：「猶之，猶俗云總是也。」皇疏之意，猶若以物與人。應以皇



疏較優。

返回 頁∞

經句 ②0 講要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。曰：教之。（子路⑨）

◆孔子到衛國，冉有替孔子御車。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，便說「庶矣哉。」庶即是衆多之義。

人民衆多，就政治說，那是好事。如禮記大學說：「財散則民聚。」反之，如禮記檀弓說：「苛政猛於虎」，便不能多聚人民。

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，便想了解爲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，所以問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說：「富之。」要使人民富足。冉有再問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孔子以爲，人民富了，就要受教



育，所以說：「教之。」

孔子在這裏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。如何富民，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。至於教民，自以五倫教育為根本。孔子祖述堯舜，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，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。

◆（今日富而不教，或教為求富。古人六禮成婚。）

◆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，教之功也。）

返回 頁10

經句②1講要

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（子路②9）

◆教民，朱子集注：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，務農講武之法。」

七年，吳氏嘉賓論語說：「古人三載考績，三考而後黜陟，皆中間一年而考，五年則再考，七年則三



考，故三年爲初，七年爲終。」

即戎，集解包注：「即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言以攻戰。」

善人治理國家，不會窮兵黷武。但受外國侵略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。所以平時教民，除了道德教育與職業教育外，應有軍事訓練，並以道德教育爲主。如此七年之久，一旦有外敵入侵，人民可以當兵衛國。

返回 頁10

經句②②講要

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（子路③①）

◆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民去作戰，是謂拋棄人民。

集解馬注：「言用不習之民，使之攻戰，必破敗，是謂棄之。」

馬注的「不習之民」，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。但除習戰以外，應該包括平時的道德教



育。因無道德教育做基礎，便無戰鬥意志，作戰也必然失敗。

（為誰而戰，為何而戰？教民之功也。

棄民：民或降或被害。）

返回 頁二〇

經句²³講要

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（子路¹⁷）

◆ 莒父的父，音甫，春秋大事表說，這是魯國人的語音，如梁父，亢父，單父。鄭康成注：「舊說，莒父，魯下邑。」

子夏當莒父的邑宰，向孔子請示政事。孔子告訴他：「無欲速」，不要求其速成，「無見小利」，不要著眼於小利益。因為，欲速反而不達，見小利，則不能成就大事。

欲速不達，喻如治病服藥，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併為一次服下去，而且



三分服藥，七分調養，欲速則不能治愈。小利妨礙大事，喻如講求霸業，則不能成就王道。

返回 頁12

經句 ②④ 講要

返回 頁12

經句 ②⑤ 講要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（子張 ⑩）

◆ 子夏以爲，君子使民、事君，都要以信爲先。君子在位時，先要取得民衆的信賴，然後才能勞役民衆，如果未得信賴，則民衆會以爲你虐待他們。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，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，然後才能諫君，如果未得信任，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。

厲己的己字是民衆自指。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。



返回 頁12

經句 ③⑤ 講要

返回 頁17

經句 ②⑦ 講要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脩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。曰：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（憲

問 ④②

◆子路問君子，孔子答復：「脩己以敬。」脩是脩治，敬是禮的實質，一個人以敬來脩治自己，使其身心言語統歸於敬，也就是處處合禮，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。

子路再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如斯即是如此。他認為，做一個君子不止如此簡單。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脩己以敬，便不會損害他人，就以這種脩養待人接物，便是安人。



子路仍感不足，又問：「如斯而已乎。」孔子說：「脩己以安百姓。」據劉氏正義說，脩己即是脩身，安人即是齊家，安百姓則是治國平天下。安百姓就不簡單了，所以孔子最後又補充說明：「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孔注：「病，猶難也。」諸字用在句末，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聲，表示活動語氣。此意是說，脩己以安百姓，別說是君子，縱然堯舜那樣聖君，恐怕也難做得周到。

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使民衆皆安。此處說明，安百姓，堯舜猶難，即是告訴子路，安民的工作沒有止境，但其基本工夫則是脩己以敬。

（安人，以脩己為因。家不安，因無禮。敬，則三業清淨。）

返回 頁13



經句 ②8 講要

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（子路⑥）

◆其字，指的是當政的人。當政者本身行得正，辦一切事都合規矩，自然能獲民衆擁護。所以說不令而行。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，雖下命令，民衆也不會服從。

皇疏：「其身正。如直形而影自直。其身不正。如曲表而求直影，影終不直也。」

顏淵篇：「孔子曾說：『政者正也。』本篇除此章外，又有『苟正其身』一章。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爲重要。」

（正，合道，無私。）

返回 頁 14

經句 ②9 講要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（顏



淵(17)

◆ 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，把持政治，又治不好，因此問孔子，怎樣把政治辦好。

「政者正也」，孔子把政字的意義解釋爲正。正是公正無私。辦政治就要守住這個正字。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問題。但恐季康子尚不了解，故又解釋：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。子，稱呼季康子。帥，是表率。意思是說，你是魯國的上卿，只要你自己行得正，處處以身作則，誰敢不正。

政者正也，雖對季康子說，但後世爲政者，皆當奉爲至理名言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(30)講要

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（子路(13)）

◆ 皇疏：「苟，誠也。」誠能正其本



身，則從事政治，何難之有。本身如不能正，如何正人。

前有「其身正」一章，與此大致相同。

返回 頁二

經句 ③① 講要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。孔子對曰：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（顏淵①⑨）

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：「如果殺無道，以成就有道，何如？」無道，指的是惡人，有道，指的是善人。

孔子主張以道德感化人民，不主張用殺人的刑政來治民，所以答復季康子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。」子是稱呼季康子，焉字當何字講。因爲殺人，雖是殺惡人，也不是好辦法，未必有好效果。如果想使民



衆向善，那就必須從季康子自身開始，所以說：「子欲善而民善矣」。欲是貪欲，果然康子像要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爲善，而人民自然就善了。

孔子說了理論之後，再說比喻。在上的君子，辦事有成就，叫做德，君子之德如風。在下的小人，辦事有成就，也叫做德，但小人之德如草。「草上之風必偃」，孔注，上字當加字講，偃字當仆字講，草加之以風，必然仆倒。例如風自東邊吹來，草必向西倒，風自西邊吹來，草必向東倒。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。

◆「無道」何定？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

❖書曰：「與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

❖心達而險；行辟而堅；言僞而辯；記醜而博；順非而澤

經句^{③2}講要

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爲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（雍也^⑨）

◆費，古注讀密，然山東當地人皆讀費之本音。

孔安國注：「費，季氏邑。季氏不臣，而其邑宰數叛，聞閔子騫賢，故欲用之。閔子不欲爲季氏宰，語使者曰，善爲我作辭說，令不復召我也。復我者，重來召我也。去之汶水上，欲北如齊也。」

孔子爲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爲費宰，孔子辭去，閔子騫亦辭去。後以三家不聽魯君之命，而費邑之宰亦叛季氏，是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然閔子不願遂季氏之私，故辭之，且堅告使者，如再來召，則吾必不在家，而在汶河之上矣。汶



河東北是齊國，在汶上，意謂避至齊國也。儒者去就，於此可見其概焉。

返回 頁15

經句^{③③}講要

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（公冶長^③）

◆ 子賤姓宓，名不齊，孔子弟子，史記弟子傳作密不齊。宓密古同，均讀伏音。

「君子哉若人。」包注：「若人者，若此人也。」「斯焉取斯。」上斯字指子賤，下斯字指君子之行爲。

孔子稱贊子賤曰：此人是君子，然若魯無君子者，則子賤焉能取斯君子之行以爲君子耶。

子賤之賢，孔子歸功於魯之君子，聖人謙虛如是。魯國多君子，亦是事實。呂氏春秋察賢篇云：「宓子



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。巫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。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，曰：我之謂任人，子之謂任力。任力者故勞，任人者故逸。宓子則君子矣。」又謂孔子贊子賤能尊賢，以成其治。說苑政理篇略同。皆見子賤之賢，與魯多君子。

◆ 四書蕩益解：卓吾云。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的榜樣。非特贊子賤也。

◆ 爲政在得人。自用則小。子賤尊賢取友故鳴琴而治。誠君國子民者之榜樣也。魯無君子者。謂在上位而不能尊賢取友。則皆竊位之小人也。斯焉取斯者。嘆魯不能用子賤相一國。而使之沈淪於下邑也。魯之君臣。知孔子聖人而不能用。豈得謂有君子乎。



經句 ③④ 講要

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

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（八偷①⑨）

◆ 孔安國注：「定公，魯君諡。時臣失禮，定公患之，故問之。」邢疏引史記魯世家說，定公名宋，襄公之子，昭公之弟。

魯定公問孔子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應當如何。孔子對以君禮臣忠。君應當以禮使臣，凡事當依國家所定的規矩而行。臣應當以忠事君，要盡其應盡的職責。君臣相遇，各盡其道。

◆ 禮之用？

◆ 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

◆ 禮的本質？

◆ 秩序：知人善任（陳力就列，舉直錯枉）

◆ 尊重：不干其職



◆ 反面如何？

❖ 三諫不從？

❖ 直哉史魚。

◆ 忠君思想？

返回 頁二

經句 35 講要

返回 頁二

經句 36 講要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（陽貨⑤）

◆ 子張向孔子問仁。孔子答復，能行五事於天下，便可稱爲仁人。

「請問之。」請問是那五事。這是子張再問孔子。

「曰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」孔子再答復。先說出五事的名稱，以



下分別解釋：

「恭則不侮。」恭敬人，則不被人侮慢。不侮，孔安國注：「不見侮慢。」邢疏：「言己恭以接人，人亦恭以待己，故不見侮慢。」

「寬則得衆。」寬厚待人，則人悅服，故能得衆。

「信則人任焉。」言而有信，則能得人信任。

「敏則有功。」做事敏捷，則能成功。

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給人恩惠，人必感恩圖報，故足以使用人。

（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愛人者，人恒愛之。）

返回 頁18

經句 37 講要

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（八佾 26）

◆寬者，鄭注謂度量寬宏。居上位



者，不寬則不得衆。曲禮云：毋不敬。又云：臨喪則必有哀色。不敬，不哀，皆失其本，其人何如，可知也。故曰：「吾何以觀之哉。」謂不足觀也。

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：臨事而不敬，居喪而不哀，朝廷而不恭，祭祀而不畏，則吾無由知之矣。

春秋繁露仁義法篇：君子攻其惡，不攻人之惡，非仁之寬與？自攻其惡，非義之全與？此謂仁造人，義造我。

❖ 春秋之所治，人與我也。所以治人與我者，仁與義也。以仁安人，以義正我，故仁之爲言人也，義之爲言我也，言名以別矣。

❖ 仁之法在愛人，不在愛我。義之法在正我，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，雖能正人，弗予爲義。人不被其愛，雖厚自愛，不予爲仁。



經句 ③8 講要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。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。（憲問¹⁹）

◆孔子談及衛靈公，說他無道。季康子問，如此，為何不亡國。孔子答以不亡國的原因，他有仲叔圉，集注，即孔文子，辦理外交，又有祝鮀，此人雖有缺點，但有辦祭祀的特長，因此叫他辦理宗廟之事，又有王孫賈，此人也有缺點，但有軍事專長，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，如此，那裏會亡國呢？

奚而不喪：俞曲園群經平議引證孟子滕文公篇「方里而井」等古書，以「奚而」作「奚爲」解。朱子集注：喪，失位也。

此章是論知人善任的重要，也有



啓示康子之意。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，引論語述何說，舉三臣，以勵康子也。三臣不足稱道，其事靈公，猶愈於魯三家也。昭公之出奔，夫子歸罪於季氏焉。

返回 頁 100

經句 39 講要

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（子路 15）

◆「一言而可以興邦」，這是成語，魯定公懷疑，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？所以他問孔子：「有之歟？」



◆ 孔子對定公說：「言不可以若是」，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，大概不如此，但是「其幾也。」幾字當近字講，較好。雖不能說一言興邦，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，可與興邦接近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爲君，爲臣，都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國家辦理大事，所以難爲。如果爲君者深知爲君之難，而能慎重其事，則「爲君難」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，但也就近於興邦了。

◆ 知難則謹慎，先後次序不亂。不能急功近利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如環保，轉物質更要轉人心，相隨心轉。

◆ 定公又問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一言喪邦，也是成語。孔子答意相同，舉例則略有分別。例如有人曾說：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此意是，我當



國君唯一的樂趣，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。孔子舉例後，再加以辨別。國君說的話，如果是善，也就是有道理，無人敢違，那當然很好，如果不善，而無人敢違，那樣，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，但已接近亡國了。

言爲心聲，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，其實就是指明爲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，要有去驕納諫之心。

❖ 「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據韓非子記載：晉平公酒後有此言，樂師師曠抱琴撞之。

返回 頁19

經句 ④① 講要

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（憲問 ④①）

◆ 在上位的君主如果好禮，則其使民就容易。好禮的好字重要，君主好



禮，必能以禮待民，而民衆也必隨之好禮，以禮待君主。禮本於敬，上下以禮相待，就是上下互敬，所以國家需要使用民衆時，民衆就會聽從。

◆依禮，去己習氣。成己成物，成就自己，成就一般人。易使，即容易治理。古時沒有行政管理專業。

返回 頁16

經句 ④1 講要

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（泰伯③）

◆古注以此四句與前四句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蒞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」合爲一章，宋吳棫論語續解，以此爲曾子之言，應當獨立爲一章。後世不少注者，如陳天祥四書辨疑認爲君子篤於親四句，無論文勢事理，皆與前四句不相類，吳氏分得很愜當，但斷定



是曾子之言，則不可從。

君子，居在上位的人。篤是厚。親是親屬，主要是指父母兄弟。故舊是老朋友。偷是薄。

在位的君子以身作則，便能感化國民，所以君子厚待他的父母兄弟，則國民就會興起爲仁。君子不遺棄他的老朋友，則國民風俗就不會澆薄。孝弟是仁的根本，所以君子篤於親，民衆就會行仁。

禮記檀弓記載，孔子的故人原壤喪母，孔子助他沐椁，原壤因此高興唱歌。喪母唱歌，是嚴重的背禮行爲。孔子的弟子勸孔子和他絕交。孔子說：「丘聞之，親者毋失其爲親，故者毋失其爲故也。」原壤的思想雖與孔子不同，但原壤此舉並非大逆不道，仍不失其爲親，既然如此，孔子亦不失其爲故，仍與原壤全交。學者必須學聖人那樣不遺故舊，才能轉移社會風氣。



經句④2講要

周公謂魯公曰：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（微子⑩）

◆此章記周公訓示其子伯禽之語。孔安國注：「魯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於魯。」

「君子不施其親。」此意是說，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。不施，陸氏釋文作不弛。劉氏正義說：「施弛二字古多通用。周官遂人注，施讀爲弛。可證也。此文不施，即不弛假借。鄭注坊記云，弛，棄忘也。以訓此文最當。」

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」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。孔安國注：「以，用也，怨不見聽用。」

「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」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，不要遺棄



他。皇疏：「大故，謂惡逆也。朋友之道，若無大惡逆之事，則不得相遺棄也。」

「無求備於一人。」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。人的才能有限，用人辦事，取其專長，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。

返回 頁20

經句④3講要

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爲政。子曰：書云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施於有政，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。（為政②1）

◆ 或人問孔子，子何不爲政。包注：「或以爲，居位乃是爲政。」孔子引書經解答。

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此二句出於古文尚書君陳篇，今文學家說是逸書文。漢石經「孝乎」作「孝于」。惠棟九經古義，謂後儒據君



陳篇改于爲乎。乎于古通用。此二句朱子集注讀：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」今從古讀，至惟孝爲一句。孝乎，讚美孝道。惟孝，再加讚美。友于兄弟，包注：「善于兄弟。」

施於有政三句，各注考據，皆是孔子語。「施於有政。」包注：「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。」此意是說，施行孝友，即有爲政之道。「是亦爲政。」是，指施行孝友而言。行此孝友二者，亦是爲政。「奚其爲爲政。」皇疏：「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。」

孔子答意，雖然不在官位，只要在家施行孝友，亦是爲政。孝友是爲政之本，除此之外，何事算是爲政，故云：「奚其爲爲政。」

返回 頁20



經句④④講要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（顏

淵⑪）

◆齊桓公以管仲爲相，齊景公以晏子爲相，管、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景公此時，齊國政治不安定，所以景公問政於孔子。

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這是孔子爲景公講明人倫常道，以此爲治國的根本。君君，臣臣，就是君要行君道，臣要行臣道；父父，子子，也是要各行其道。如此便能使個人以至國家，一切都上軌道，政治自然安定。

景公一聽，便稱「善哉」，接之再以反義語強調倫常的重要性。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意爲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



行其道，例如君不仁，臣不忠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則國家必然大亂，雖有很多糧食，但在亂世，生命不保，還能安然享受嗎？所以說：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」諸字是「之乎」二字的合音字。

古注，陳氏滅齊，在景公時已見其兆，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圖。後世治國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倫之教，自然絕其禍亂之源。

返回 頁21

經句 ④⑤ 講要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（泰伯 ⑮）

◆ 不在這個地位，就不要管這個地位上的事情，免得侵犯他人的職權。假使他人來問，只能在理論上提出意見，供他參考，不能說詳實的辦法。例如哀公問政，孔子只對哀公講為政的原則，不在政治實務上替他出主意。



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欲各專一於其職也」，此義可取。

返回 頁21

經句^{④6}講要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（憲問^{②6}）

◆位是職位，或泛指指地位。政是政事，也可泛指他人所辦的事情。孔子教人，不在其位，就不要籌謀其事，免得干涉他人的職責。

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這是周易艮卦象辭，曾子引來解釋孔子以上兩句話。不出其位，是安守本分的意思。

朱注把上下兩節分爲兩章，並以不在其位兩句已見泰伯篇^③，此處算是重出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認爲不妥，因爲曾子引艮卦象辭，本爲證明孔子之語，如另作一章，便不解何意。



◆中庸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」又云：「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」皆此意也。

◆中庸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。

◆此木軒四書說：孔子對哀公祇云舉直錯枉，不說某某當舉，某某當錯，三桓當如何。對景公祇云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不說陳氏當如何，公子陽生等當如何。此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之義。

返回 頁21